

高晓声

创作谈



创 作 谈

高晓声 著

花 城 出 版 社

创 作 谈

高晓声

★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 印张 1 插页 86,000 字

1931年12月第1版 193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9,290册

书号 10261·60 定价 0.38元

内 容 提 要

高晓声是蜚声我国文坛的知名作家，近年来一再在全国小说评奖中获奖。他的短篇小说，意境深邃，构思精巧，人物形象鲜明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性格和命运，反映了我国农村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风貌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在本书里，作家总结了多年创作实践的经验，阐述了有关创作的思想、生活、技巧、风格等方面的问题，内容丰富，见解深刻，文字朴实生动，适合广大青年和文学爱好者阅读。



高晓声

前 言

《随笔》编辑部的同志们，建议我把近年来发表在各报刊、杂志上的创作谈拾掇起来出版，这自然是一番美意，我也遵命照办了。

在自编的过程中，我重新审阅了这些文章，很不满意；除了自我认识之外，恐怕对读者并无多大益处。我不是理论家，也不是成熟的作家，我的这些文章，只能算是我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；虽然是实在的，但却是零碎的，并不完整。《随笔》编辑部给了我一个就教于大家的机会，于愿已足，此外，则非所望也。

这些文章，除第一、第二篇写于一九七九年之外，均写于一九八〇年。由于时间跨度很短，思想上不可能有较大进展；因此，在有些篇幅的内容上，或有重复。但每一重复，可也总有一些进展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就按照文章写作的时间先后作了编排，这样，可以使读者看了之后，了解我思想进展的情况。

1981.3.19.于广州

目 录

前言

摆渡	1
也算“经验”	3
解放思想和文学创作	5
且说陈奂生	12
生活和“天堂”	19
希望努力为农民写作	26
《李顺大造屋》始末	32
曲折的路	42
谈谈文学创作	53
生活、目的和技巧	71
创作思想随谈	82
扯淡及其他	90
为“十有八九”服务	100
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	104
“青春奖”得奖小说简评	120

摆 渡

（在扬州文艺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
——略有修改）

有四个人走到了渡口，要到彼岸去。

这四个人：一个是有钱的，一个是大力士，一个是有权的，一个是作家。他们都要求渡河。

摆渡人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，都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，我就摆。谁不给，我就不摆。”

有钱人给了点钱，上了船。

大力士举举拳头说：“你吃得消这个吗？”也上了船。

有权的人说：“你摆我过河以后，就别干这苦活了，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。”摆渡人听了高兴，扶他上了船。

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。作家说：“我最

宝贵的，就是写作。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。我唱个歌儿你听听吧。”

摆渡人说：“歌儿我也会唱，谁要听你的！你如实在没有什么，唱一个也可以。唱得好，就让你过去。”

作家就唱了一个。

摆渡人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你唱的算什么，还没有他（指有权的）说的好听。”说罢，不让作家上船，篙子一点，船就离了岸。

这时暮色已浓，作家又饿又冷，想着对岸家中，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，他一阵心酸，不禁仰天叹道：“我平生没有作过孽，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？”

摆渡人一听，又把船靠岸，说：“你这一声叹，比刚才唱的好听，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——真情实意分给了我。请上船吧！”

作家过了河，心里哈哈笑。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，作家没有真情实意，是应该无路可走的。

到了明天，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，没有人摆渡了，那怎么行了呢？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。从此改了行。

作家摆渡，不受惑于财富，不屈从于权力；他以真情实意渡客，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。

过了一阵之后，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，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。

也算“经验”

最近，我做了一些短篇小说，大都是写农民的。《李顺大造屋》和《“漏斗户”主》这两篇，则是从住和吃这两个方面，写了一个农民的遭遇和思想感情。

吃和住，每个人都是必需的，但它的重要性，却也因人而异。现在的中国，确实有一部分人，已经住得舒服，吃得也不差了，不再有这种忧愁。但有这种忧愁的人，也并不少。敢于正视现实的人，都会看到；并且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。党中央的农业政策已经发挥巨大的作用，党内外许多优秀的工作人员正在积极作出贡献。不过，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建设自己的“共产主义”和“万代的基业”，未雨而绸缪，蔚然有始皇

帝之余风。至于人民的疾苦，则不仅不愿看到、听到，简直认为根本就不存在。倘若有人提起，就要睁起金刚怒目，大声斥道：“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？”

这句权威性的驳辞，驰骋文坛已几十春秋，好象也成了“经典”，虽然历史已经无情地嘲笑了它，它却似乎还有“无限的生命力”。其实说怪也不怪，须知错误一旦变成了习惯，也就有了惯性。

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八亿农民的生活，究竟如何，并非等闲的问题，更不是几篇小说能讲清楚的。何况我向来蜚居一穴，焉能窥其全豹！能够反映的，无非一片面，万花筒中一碎屑而已。所以，凡读我评我小说的，千万别认为有什么“代表性”（据称就叫“典型性”），因为我对此实在一窍不通。找代表候选人找到小说里来，太滑稽；强迫作家去霸占民主，也叫人啼笑皆非。始作“俑”者不知是何等人物。我出于怕死，岂甘为俑！因此一旦把这种理论加到我头上来，我就会神经衰弱，敏感到将有一顶帽子要戴上来了。

其实，我写这样的小说是很自然的。眼睛一眨，我在农村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二年，别无所获，交了几个患难朋友。我同造屋的李顺大，“漏斗户”陈奂生，命运相同，呼吸与共；我写他们，是写我的心。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，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。但无论如何，不关第四个人的事情。所以，要说“代表”，我至多只代表他们两个人。那也够光荣了，总比连自己都代表不了要好半点。

原载《青春》1979.第二期

解放思想和文学创作

近两年来，我们的文学创作工作是很有成绩的。其中短篇小说特别繁荣；不但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，而且有所突破，所以吸引了广大群众。许多从来不看小说或不大看小说的人，现在成了热心的读者。各种文学期刊的发行数普遍增加，有的猛增几倍至几十倍，依然供不应求。人民如此需要精神粮食，实在是非常可喜的现象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经过十年浩劫，文学界原是一片废墟，而我们在短短两、三年中，在废墟上建起了华夏。

这是因为，我们恢复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，提倡解放思想，打开了作家的思路。作家不仅敢于正视社会生活，而且懂

得只有正视社会生活，才能有所发现，有所创造。社会生活真正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。文学作品真正能够反映人民的生活、人民的斗争、愿望和精神面貌。这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截然不同，他们不许作家正视生活，反映生活，他们倒行逆施的政策和阴谋复辟的目的，使他们虚弱得如此害怕看到自己造成的影响，他们不得不把文学禁锢起来，投入牢狱。

思想解放使作家恢复了应有的职能。作家理应善于从历史的、社会的生活中发现人们不易发现的意义，并把它显示出来，使人们猛然认识到生活原来竟是如此，从而得到教益。这就是说，作家本来应该是思想家。

可是，“四人帮”绝对不许作家成为思想家，连思想也不许有。他们杜撰了一条“领导出思想”的创作经验，强制执行，其愚蠢和无耻，真是史无前例。

如果他们说：“人的肚子饿了就想到穿衣服。”那么，作家就应该写：“雪白的棉花是最精美的食品，蛋白质的含量超过中长纤维百分之四十一·二·三。而某某某愚蠢地去吃大米，就饿死了……”等等。

如果他们说：“阻碍农业发展的原因是河道不直。”那么，作家就应该写：“重新安排山河。红旗遍野，锣鼓喧天，千军万马齐上阵，欢天喜地开直河。河一直，水就好，灌溉田地产量高，肥料、农药全不要。天上神仙看见了，个个拍手齐喊好……”等等。

这真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生物在发出一种怪异的、无法理解的叫声，使整个宇宙都感到厌恶。

现在，它总算被遗弃了。作家有了思想，文学得到解放。我们总算有了一支作家队伍，有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。重新组成这支队伍真不容易。

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，原很重视文学工作。笔杆子和枪杆子，一向是并提的。文化大军和武装部队，一向是同等重要的。所以，三十年代，四十年代，五十年代，就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作家。我们是有过一支兴旺发达的作家队伍的。后来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神经过敏……发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就弄得刊物收摊，作协砸烂，作家们一个个不下火海，便上刀山。果真是一支笔，千斤重，一落下，白纸上的黑字便成了“反革命”罪行的如山铁证。在无数人的心目中，作家这职业比玩命还危险。做父母的，不怕子女不长进，只怕子女当作家。姑娘的爱情，一碰上作家就会“红颜薄命”。真是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党中央坚决执行有错必纠的方针，实事求是地还作家以清白之身，迅速地组成了一支可以战斗的队伍，这才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。几千年封建社会，历来是主张斩草除根的，百多年资本主义社会，叮当响的金钱主宰了一切。而中国共产党，能够从否定它自己的错误中拨正前进的方向，扩大了队伍，增强了力量。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。

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说，被打倒了十年，二十年……之后，重新站起来也并不容易。他的事业荒疏了，他的身体衰老了，他的阅历丰富了，他的思想复杂了。共产党解除了他身上的镣铐，他可以说“谢谢，谢谢”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还要工作？他那么多年不工作，地球不是照样转的吗？他现在如

果又工作，是不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呢？他一旦真的工作起来，难道就没有人侧目而视吗？而且将来又会怎样呢？

而作家，他的工作既然那么“危险”，要重新握笔，就更不容易了。因为他的工作，不能不正视现实，不能不有所贬褒，他一开始工作，就会被各种议论所包围，受到称赞也受到斥责，受到感谢也受到仇恨。

他何必把自己投入那困难的境地！他可以不写嘛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也留下一点“优良”传统嘛：“工资照样拿。”

而且，一些对党、对人民、对社会主义犯有罪行并至今心怀异志的势力，会称赞你是识时务的俊杰。他们愿意唱着赞美歌一直送你到火葬场。

但是，作家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这是因为，党和人民需要作家重新握起笔，同他们一道战斗，去争取光明的前途。在我们的人民中间，广泛地存在着积极的因素、向上的精神，不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。作家们要把他们的努力、他们的斗争、他们的功绩写成小说，塑造实现四化的创业者的形象，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，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作出贡献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矛盾。模范人物、先进人物总是在同落后的东西、丑恶的东西作斗争中出现的。因此，作家们要表现人民，歌颂人民，就要真实地有力地描绘这种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的斗争，揭露假、恶、丑，歌颂真、善、美，反映真理必胜、邪恶必败的信念和趋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满怀希望，意气风发，奋勇前进。

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信念。二十多年中，我走了一段艰难

曲折的路。我所以没有被政治上、精神上、物质上的巨大压力压垮，就是由于人民给了我鼓舞和力量。我一再看到，我周围的农民兄弟，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，他们从来不消沉，他们总是努力去克服。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，但是甘心付出很高的代价，具体地担负着整个社会的重担。他们在困难面前的坚韧性和积极性，给了我多大的教育！我于是自然而然地同他们一起去斗争，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。我不能不说，人民是我生命的源泉。我写小说，就是要让自己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，就是写人民的苦难，人民的欢乐，人民的斗争，人民的希望，给他们增添前进的力量。通过这些，写出我对人民的热爱和感激。

正是这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推动作家重新站了起来。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体，揩干了身上的血迹，对已往经历的苦难淡然一笑，又面对着现实前进了。

跌倒了站起来，打散了聚拢来，受伤的不顾疼痛，死了的灵魂不散；生生死死，都要为人民做点事。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。

只要他们一旦拿起笔，他们的灵魂就日夜不得安宁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探索新的东西。他们总是希望走前人尚未走过的路。他们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人，吃食不知味，睡下就做梦，他们无法休息，所以也不懂八小时工作制。他们完全不是天才，而是一群常常干得精疲力竭的苦力。他们每写一个字都非常吃力，而且决不因为有了技巧就变得轻松。他们始终是自食其力的辛勤的劳动者，无可自傲，不该受妒。他们决不该受到诬陷和污蔑，然而诽谤却常常落在他们身上。

即使遭到了不白之冤，他们也还在思索着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愚蠢或凶险，想找出根源去挽救那变坏了的灵魂。因为这也是作家的工作啊！

所以，对作家的的工作，不应该再有糊涂的看法。现在是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许多人变得聪明了。当然，也并非没有半盆浆糊的脑袋。

我们都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，研究过去，正视现实，探索未来，一切都不是现成的，想吃现成饭的脑袋就是浆糊制品。

提倡解放思想，不是让大家轻松轻松，而是要让大家更加严肃认真地挑起革命的担子。思想解放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。所以我们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。首先，对这个世界应保持广泛而深入的接触，掌握第一手材料。烧饭要有米、有柴，没有柴米就不能烧饭，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炊。其次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，这就是唯物论，就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观点。有了这一条，思想就不会僵化，本末才不致颠倒。然后，还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，这就是唯物辩证法，才不致于找不到门径，以亡羊于歧途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。人们认识世界并不容易，是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、从认识不正确到正确的复杂过程，谁也避免不了。所以三不主义好得很，因为它保护了应有的认识过程，否则的话，认识就不能完成，人才就会浪费，事业就会停滞。这个教训已经够深刻了。如果难免有极少数人坚持要把棍子打下去，我看就要遗臭万年。将来博物馆里，在棍子这一反面物证下面，会挂如下一块说明